人是爲幸福而生的，
全自然都如此教訓。
安德列・紀德

自然的教訓

「森林記事」讀後

林川夫著
皇冠出版社印行

舒品

「記得一個沉寂黑暗的夜裏，我持著獵槍走進一座濃鬱的森林，我想捕捉一隻傳說中美麗的紅尾鳥。我撥開密葉雜枝，聽見鷓鴣的叫聲，芳草的長葉割破我的臉孔，脚下踏在霉爛的腐木上；在一段枯枝殘木下我看見大鷹撲翅的翼羽，牠巨大的陰影重重遮住我的心靈。」

「從昏沉的黑暗到更深的黑暗，我盲目的奔竄在這原始林裏，我想捕捉一隻傳說中的紅尾鳥，然而我只能發現蝙蝠、烏鴉或其他鳥類，唉，我的脚已疲於奔馳，我的眼睛已苦澀的睜著，讓我安靜的倒下去吧，當夜尚未完全撤去她的面紗時。」

上面的兩段文字，當我最初讀到的時候——民國六十年十月三十一日——就被它深深地吸引。心想，這是一篇什麼樣的文章？什麼人會去寫它？所敍述的地方是眞實的呢，抑或全篇只是寓言？在驚奇的情形下讀完了這篇「峽壁渡河散記」全文。直到最近，我才在書店裏偶然買了這本「森林記事」，它是一本描述山野生活的散文集子，收有十五篇文章。讀完後，興起以下之感。

書中大部份的篇幅都用以描寫作者的觀察和行動體驗；其中不乏許註多細膩有趣的零片：「我認爲，自然界中飛的姿態

最美的可要算是鳥的飛姿了。」「有一段日子，我幾乎變成『鳥之飛姿』的研究者了，尤其在這人跡罕至的幽林更適合於追求我的嗜好；每一種鳥都有牠飛行的姿勢；鵯鳥（Mieroscelis amaurotis）和棲息水邊的鶺鴒，因爲體形玲瓏嬌小，所以身子矯健，飛行一起一伏呈波浪狀。鶺鴒慣於棲止在水邊的草叢或築巢在石縫間，平常牠們在高大的白茅草底下穿梭著啄食，一有了驚動或厭倦了就拍一下翅膀，撲到開滿白花的茅草莖上，可是草莖是很纖弱的，牠的爪抓了一下就傾垂下去，這時牠又敏捷的拍了一下翅膀，飛落另一根草莖上，結果還是一樣不能站穩，看牠的樣子像是不以爲然，這樣試了很多次，牠總算停駐在一枝較粗靱的莖上。」①「我將這些植物分別整理，並用紙張再繪描它的構造；像葉脈的組織及大小，鬚根系或直根系，對生葉或互生葉或叢生葉。我將它們分成幾種方式處理，一種是乾製、烘乾或曬乾，然後再壓平用線索串起來；一種是濕製，浸在瓶子裝的藥水裏；一種是埋製，這是比較有趣而很好的辦法，我將闊葉類或針狀葉挖一層很淺的土，然後埋下他們，到了適當的時間再挖出來看看，這時的葉肉腐爛了，只剩下硬的葉梗和葉脈。」②凡此種種，也不足以代表整本書之所涵括，因爲作者的生活面繁富，且本文並不擬介紹此種生活之面貌，只願對整個自然生活之寫述，提起自然的看法。

我一邊讀着作者在山野水畔的生活情狀，也一邊聽着作者介紹那些人爲的行事；我一直願意把自己待在都市的身心置放到那遙遠的美好地方，却始終無法避免這本集子的勸勉：「有人把精神和物質分得很清楚，他們說，這是物質生活，這是精神生活，我不願意做這件傻事，其實呢？這些只是哲學家玩弄名辭的伎倆了。」③「我便樂於和一些高貴的靈魂往來，李白或陸放翁，未經我的許可便輕推我未上栓的門扉，柏拉圖和古查魯斯（Cusaruws）乾脆直接從窗戶跳了進來，其他還有 Pindar（希臘詩人）、尼采、歌德、納蘭性德、老蘇、羅曼羅蘭等等，來客之多幾乎無法一一介紹，甚至於其中還有幾位我不認識的人物，像很富智慧和幽默感的Bolzano，他自稱是十八世紀末葉的狂徒，提倡原質論；還有一位畫家我忘了他的名字，他是山水畫的鼻祖；這幾十個靈魂把我窄小的屋子擠滿了，對待這些客人我從來不準備什麼宴席或佈置，事實上我也花不起這筆經費，在這窮僻之地把我的靈魂的完善，當成燃

燒的蠟燭照亮每個燦爛的來客已够好了。於是我們興高彩烈的討論各種問題，態度上可說無拘無束，奔放自由；我們從古代的享樂主義談到近代各種紛沓不一的思潮，直到興盡方罷，有些時候，我只請一人與我清談，像愛默森、杜甫或悉達多，這些經常是我的訪客。」④「對於生活整個的追求，除了藝術家和哲學家外幾乎很少人去注意；霍桑曾雙手築起一個溪村（Brook Farm），柏拉圖在文字上建立他的理想國，以及Utopia的想像構築，固然這些成爲歷史上的失敗鑑例，但他們對於熱愛社會和生活的精神却足以永遠影響復代文化。在人潮如浪湧的今天，穆罕默德和釋迦牟尼的聖跡已成爲古代的神話，人只有在平凡中活着，在平凡中死去。雖然許多哲學家已認定人類是最有智慧和理性的動物，但我們還是脫離不了在大地表皮上的奔波勞碌。」⑤

自然給了鳥、蟲、魚千萬年來的生存，老去的鳥給年輕的鳥許多可資生存的東西，但沒有給牠所謂的「哲學」，牠們繼續活着，在自然的理則中。自然也給了人許多東西，使他們會說、會創造新世界，但那是遠離鳥獸蟲魚的世界，人們通常不在森林裏生活。當一個人走進了森林，爬上了山，進入了水澤在該處生活，他決定了自己，認同了週遭，那麼一切重要的人生行程得以開始。一個寂寞的孩子，他有着悲苦的背景，他有着年輕人的渴望，渴望吐出心裏的繁思。人們勸他：「讀些書吧！你可以漸漸把感受寫出來。」但他細想以後，終於清楚了自己，也得到了人生的道理。他說：「我不是生下來去讀書的，人生的目的就是生活，而且是自由的生活。沒有先決的觀念可以支使我，我想學得而用以活命的，只有自然可以告訴我。」另外尚有一個例子：一張朋友的照片上，有着一個穿着入時的紳士，面對一個衣衫襤褸的小孩，背景是破敗的農村。照片邊的題字是：「走開——穿著你漂亮的衣服回到你們的城市去。」

我想得知作者捕捉紅尾鳥的結果（雖然終讀此書也未使我得到）。更想知道捕捉過程中的勞碌，因爲卽是自然的教訓，自然教訓我們在「大地表皮上奔波勞碌」，當然那是自由的，自求幸福的。任何中途所生之苦難（或快樂）使我們產生哲學，但重要的是，使我們勇往向前。註：①出於「森林記事」篇。②出於「綠色田野」篇。③出於「峽壁渡河散記」篇。④出於「冬之林野」篇⑤同④。